

XINSHIQI
ZHENGMINGWENXUECONGSHU

新时期
文学
丛书

陈 放

最后一幅肖像

Zuihouyifuxiaoxiang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最后一幅肖像

ZHUI HUO YI FU XIAO XIANG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选编

责任编辑:张秀枫

封面设计:郭 炜

时代文艺出版社 850 × 1168 毫米 19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460 000 字

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8 月第 3 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3 000 册 定价:26.00 元

再版说明

中国的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一些作品,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争议。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期,经常出现的文学奇观是,作品一问世,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些观点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于是争论的文章接踵问世,形成了当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近年来,这样激烈的争鸣虽然有所淡化,但对一些作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还是时有所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创作发展的一种原动力,也是文化、社会进步的一种驱动力。

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也为了给我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和发展提供相应的资料,当然,更是为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文学院校师生和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阅读的方便,我社请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了这套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权威性、完整性、实用性,三者完美的统一,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追求。

作品必须具有相当的思想含量和艺术特色,争鸣必须具有文学价值,作者及其争鸣必须在文坛或社会各界产生过较大反响,这是我们编选的原则。出于对多数读者接受的考虑,我们编选的体裁以小说为主,诗歌酌情选收,以时间为序每年或每二三年依据当时的文学争鸣实际而编选一二部。这样,我们这套丛书就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果要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那么拥有这套丛书将是非常有益的。在体例上,我们也尽量考虑到了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在每篇原作后面,附上两至四篇持不同看法中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有的还附上作家本人对自己作品的阐释文章或创作经验谈,以便读者在纵观比较之后,能更好地得出自己的认识。

本丛书陆续问世后,得到了海内外各界读者的喜爱,迄今已重印十数次,总印数已达数百万册。现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于新千年之始再一次重印。此次重版,在装帧设计上有些变化,作品原貌则一字不易。愿这套丛书伴你左右,成为好友。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5.20

目 录

高洁的青松	王宗汉 (1)
正确宣传党的政策	易 旻 (25)
——试评《高洁的青松》	
谈《高洁的青松》和对它的批评	曲本陆 (28)
命 运	曹鸿骞 (33)
《命运》不是真实可信的	陈卫东 (45)
《命运》——富有特色的新作	余昌谷 (47)
评《命运》以及对它的讨论	李焕仁 (51)
解 瑛 瑶	葛广勇 (58)
解瑛瑶是一个悲剧形象	吴章胜 (72)
对《解瑛瑶》的讨论	赵山林整理 (76)
伤 痕	卢新华 (79)
《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	荒 煤 (92)
以情感人	丘峰、冯从岳 (96)
“王晓华的形象缺乏真实性”	(99)
——对《伤痕》的一些不同意见	
失去了的爱情	达 理 (101)
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	徐旭明 (129)
——评《失去了的爱情》	
也谈艺术的真实	宝 藏 (136)
——与徐旭明同志商榷	
生活·构思·典型化	达 理 (141)

——创作《失去了的爱情》的点滴体会

“我的罪过!”? 冯国才 徐培东 (147)

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 黄志冲 黄晓明 (167)

违背了真实性原则 弘 良 (169)

没有被面的被子 晓 宫 (171)

悲剧·力量及其他 王耕初 (185)

一出莫名其妙的悲剧 康咏秋 (187)

不应给悲剧作品规定一个固定的模式 罗守让 (190)

我应该怎么办? 陈国凯 (193)

文艺作品必须坚持典型性和真实性 咏 华 (219)

——对《我应该怎么办?》的一些意见

也谈文艺作品必须坚持典型性和真实性 刘剑星 (224)

——与咏华同志商榷

在小河那边 孔捷生 (230)

评《作品》发表的两篇小说 杨 箭 (253)

——《我应该怎么办?》和《在小河那边》

文艺批评不容再挥舞棍棒 杨 群 (257)

——评《评〈作品〉发表的两篇小说》

枫 郑 义 (261)

评《枫》 许世杰 (277)

对《枫》的异议 包承吉 (279)

谈谈我的习作《枫》 郑 义 (280)

重 逢 金 河 (283)

到底谁该受审判? 杜 哉 (302)

——评短篇小说《重逢》

也评《重逢》 宫 常 (308)

——与杜哉同志商榷

我为什么写《重逢》	金 河 (312)
老二黑离婚	潘保安 (318)
《老二黑离婚》不够真实	弃 石 (337)
艺术真实不是照搬生活	戈 佳 (339)
可喜的进步 漫长的路程	吴佩光 王之元 (342)
我怎么想起写《老二黑离婚》	潘保安 (346)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 洁 (350)
“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李希凡 (368)
——阅读琐记	
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问题	
.....	肖 林 (375)
她捧出的是两颗纯洁的心	李贵仁 (380)
——谈怎样理解《爱，是不能忘记的》	
爱情、婚姻及其他	禾 子 (388)
——谈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思想意义	
最后一幅肖像	陈 放 (395)
滴血的肖像怎么变成了友谊的象征	时 辛 (425)
——读《最后一幅肖像》随感	
一种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	胡士平 (429)
黑 玫 瑰	卢勇祥 (432)
文学要给人力量和希望	罗义群 (452)
——致《黑玫瑰》作者	
让读者触摸到“脓疮”和“溃疡”	梁重昆 (455)
作家应如何对待“脓疮”和“溃疡”	王鸿儒 (457)
——与梁重昆同志商榷	
网	阿 蔷 (460)
我们也曾生活在网中	阿戎 小蛮 (478)
——推荐小说“网”	

从苏里的形象看《网》的思想倾向……	樊小林 陆幸生 (485)
思念你，桦林	龚巧明 (490)
这也是个社会问题	刘彦 (508)
——《思念你，桦林》读后	
感情和道德的矛盾	彭斯远 (510)
——读《思念你，桦林》所想到的	
风雪茫茫	牛正寰 (512)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悲剧	陈剑虹 (526)
——评《风雪茫茫》兼与刘剑青、李怀坝同志商榷	
略谈《风雪茫茫》的真实性和典型性	王志明 (530)
美，是不能忘记的	何火任 (533)
——读小说《风雪茫茫》及有关评论	
关于《风雪茫茫》讨论的来稿综述	水真整理 (537)
聚 会	甘铁生 (543)
关于《聚会》的编者的话	(555)
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于晴 (556)
我们期待着	孟伟哉 (557)
——读《聚会》有感	
寻 找	董会平 (560)
雕塑灵魂 改造灵魂	包忠文 裴显生 (584)
——谈短篇小说《寻找》	
在云端里，还是在大地上？	周晓扬 沈泰来 (590)
——谈谈《寻找》中的小亮	
救救青年，愈合伤口！	蒋义海 (594)
——评小说《寻找》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新岸 (597)

高洁的青松

王宗汉

三个人几乎是跑上楼来的。十月天，已经有点凉意，可是由于还都保持着白日的兴奋，他们的脸是红的，身是热的，就象喝醉了酒。推门跨进屋来，扭亮电灯，杨子江哗地推开窗子。

窗外的天空被焰火和爆竹的纸花填满了。街道的锣鼓声、唢呐声驾着十月的风从窗口飘进来。

杨子江把老师傅和车工小赵让到沙发上坐下，把三个人手中的花束拢在一起堆放在茶几上，然后给客人倒上了水。客人坐在那里环视这小小的客厅：一个书架、一对沙发、两把藤椅、一张茶几，便是室内的全部陈设了。引人注目的，一个是东墙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彩色照片；一个是西墙上贴

着一张抄录的陈毅同志的诗。静静地坐在这里，看着窗外那五光十色的天空，一股幸福的暖流同时涌进三个人的心里。

从楼梯上又传来了脚步声，门被推开了。杨子江的父亲，市工交办主任杨建夫领着小女儿也是红光满面地回来了。客人站了起来，宾主相互打着招呼、握手、让坐；小姑娘把手里的花束放到茶几上，向客人问好……这一切都是在兴奋、激动中进行的。小小的客厅里充满了欢乐。

“还都没吃饭吧？一定饿了。”杨主任一边脱着外衣一边吩咐儿子，“子江，柜厨里还有些饼干，拿出来，大家先吃点。”

杨子江拿出饼干，抱歉地说：

“何师傅头一次到家……这太不象样子了……这半年，我变成了家庭厨师。男人干这种活，总是笨手笨脚，没办法，我就常买点饼干……”

“这也挺好嘛，”何师傅说，“怎么，你母亲……”

老师傅何有年的问话刚一出口，车工小赵忙伸过脚去在桌下踩了他一脚。何师傅显然没有理解到小赵的用意，他把被踩的那只脚往后挪了挪，又问：

“你母亲身体不好吗？……”

“何师傅，”小赵截住了他的话，“你抽支烟吧。”

“你知道，我不会吸烟嘛……”说到这，何师傅发现了小赵递过来的眼神，他这才意识到小赵是一种暗示。究竟暗示什么，一时还闹不清楚。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下边的话咽回去了。

“没什么，我们每天照例按时开饭。这半年，秀秀也学会做简单的饭菜了。”杨主任往藤椅上一坐，对小女儿说：“秀秀，把煤气炉点着，给我们熬点稀饭吧，啊？”

小女儿答应着，高兴地走出屋去。窗外传来了：“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的歌声，路灯下，一队游行队伍正在

穿过街口。楼下荡起了孩子们的欢笑。随着一颗“二踢脚”翻上天，就在窗口处炸开了，纸花飘进屋来，撒在茶几上、地板上 and 老主任的头上、身上。

杨主任站起来，探出身去，冲楼下喊着，逗弄着孩子们：

“是谁放的‘二踢脚’，翻得这么高哇？”

“‘四人帮’被粉碎了，”楼下传来孩子们的喊声，“杨爷爷，你听我们给你唱支歌吧！”

随后响起了一片爆豆似的鞭炮声。

“好歌好歌！”杨主任转过身来，兴致勃勃地说，“这群小燕子，他们都知道春夏秋冬噢。”接着又对厨房喊道：“秀秀，你到夜间售货部给我们打一斤酒吧。”

秀秀答应着，走出去了。

“爸爸，”杨子江说，“你的血压高……”

“不不，今天破例，我得多少喝点。”老主任又热情地对客人说：“今天晚上的电首节目转播首都庆祝大会实况，一定很有意思。看完电视，咱们得碰几杯，来，大家先吃一点饼干，吃啊。”

“吃，吃呢。”何师傅说，“主任也参加了一天的游行，一定也饿了。”

“我就是口渴。”杨建夫拿起暖瓶满满倒了一杯水。

宾主都没再说什么，小客厅里静下来了，只有从江湾路上传来阵阵的锣鼓声。何师傅时而扭过头去看看小赵，用眼光讯问什么，而小赵只是极不明显地、微微地摇一摇头。老主任忽然感到室内有些异常，刚才进屋时那激动、活跃的气氛变成了沉默与紧张。不用细想，他已经完全明白了。

“为什么都不讲话了？随便说点什么嘛。在今天，咱们不是唠上个通宵都不嫌多吗？”老主任站起身来爽朗地笑了，“我明白了，是不是由于刚才提到子江他母亲引起的？对吧？”

室内的气氛更加紧张了。何师傅不明真情不便开口；深知实底的小赵深怕杨家那不愉快的往事搅乱今天人们欢快的心情；儿子杨子江更悔恨自己的失言，在这欢庆的日子里，他不应当引得师傅提到妈妈，在他看来，这会刺痛爸爸的心。

“我不知详情，冒冒失失地问了一句，”听到老主任已经把事情点破，何师傅这才自疚地说，“其实，今天咱们活着的人心里高兴，死去的人也就闭上眼睛了……”

“何师傅！”小赵焦急地喊了一声，“看你说到哪去了！”

何师傅自知又说错了，赶忙收住了嘴。杨主任呵呵地笑了：

“看来，何师傅对我的家庭还不太了解。噢，对了，”他转向儿子，“听秀秀说，今天她游行的时候，在江滨剧场门前看到了你妈。”

“爸爸，”子江有意岔开话题，“茶沏好了，你喝杯茶水吧。”

“好好，”爸爸猜透了儿子的用意，他又爽朗地笑了，“其实，没有什么。家庭，也是社会的一角，你让它不反映社会上的斗争反倒是件怪事喽。因为每个家庭成员同时也是社会上的成员。”老主任重新坐到藤椅上，对何师傅说，“这一年我们家庭发生的变化，老师傅可能不太清楚。子江，我口渴，要连喝两杯茶。你就把咱家的事跟你师傅讲讲嘛。”

儿子杨子江为难地看了父亲一眼。

“杨主任，你看这事闹的，都因为我一时多嘴……”老师傅何有年有些惶恐了。

“不不不，你不清楚，在今天晚上唠起这件事，倒满有意义呢。”老主任随后又转向儿子，“不要怕家丑外扬。你若不讲，好，我讲。”

“爸爸，你口渴，喝茶吧。”子江回过身来问何师傅，“何

师傅还不认识我妈吧？”

“听说。在市话剧团，编戏的吧？”

“对，我妈从部队转业以后就到市话剧团，作编剧工作，已经十五六年了。”杨子江随手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影集，“你看，这里有，这就是我妈。”

何师傅探过身去。

像框上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妇人照片，眉宇间多少透出一点傲气。

杨子江又把影集翻过一页，何师傅便看到了一个剪着短发，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年轻姑娘。

“这是我妈在解放战争时候照的。当时她就在我爸爸那个团里的文工队工作。”

“在我的印象里，我妈和我爸爸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她尊敬爸爸。还在我念书的时候，我妈常对我说：‘你爸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了团长，别看他扛了半辈子枪，他还挺懂文艺创作呢。那时候我每写一个小节目，都要送给你爸爸看，他也常常动笔给我修改。他是我的团长，也是我的老师’。应当说，爸爸和我妈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的经历。你看，这就是他们过江后照的，背后就是长江。我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可能是为了纪念解放军横渡长江这个大胜利吧，爸爸才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杨子江边讲边翻动影集。这一页贴着一张放大的六寸照片。一个年轻女战士身旁站着一位身材魁梧、斜背着手枪的军人。他们的背后是滔滔的扬子江水。

“子江，你把话题扯得太远了。”老主任说，“我让你讲这一年的变化。”

“好。”儿子笑了笑，“其实，有些事情我也不太清楚，爸爸你得承认，你和我妈之间的分歧，一开始是背着我们的，一

直到你在市宾馆主持那次大会，我才察觉到一点。”

“对了，那是地区轻工业会议。我爸爸从早到晚整天的忙。一天我妈下班回来，心情焦急地问我：‘你爸爸还没回来吗？’

“那天爸爸回来得很晚，我妈饭也没吃，一直在等他。爸爸一进屋我妈就问：‘听说你们的大会明天安排一场电影？’爸爸说：‘对’。我妈问：‘是看《创业》吗？’爸爸说：‘两个电影，其中有《创业》。’我妈说：‘你的耳朵咋这么背，为啥还安排这样的片子？’爸爸说：‘为啥？工业会嘛，就是学大庆的会，让到会的人都形象地感受一下大庆精神，不好吗？’当时他就这么说，‘就为这个。’我妈问：‘你不知道它的背景吗？’爸爸说：‘我看了两遍，为啥不知道？它的背景就是帝修反在卡我们的脖子，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没等爸爸把话说完，我妈焦急地拦住了他说：‘我不是指影片本身描写的背景，我是说……’爸爸也截住了妈的话，他把手一挥说：‘我听说了。有人说这部片子的产生有背景，是为某某某歌功颂德。真见鬼！’我妈说：‘不，我也不是指的这个。我是说：江青一直在反对这部片子。’爸爸说：‘可是毛主席肯定了这部片子，作了批示，建议通过发行。这个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妈说：‘知道知道。这些我全清楚。我说的背景，就是指的这些。围绕这部片子，斗争得很激烈，我们何必往这斗争的漩涡里卷？我们不看它，离它远远的，也就躲开了。如果你组织人去看它，就容易被人误解你有倾向性。’

“当时，我爸爸非常激动，他从窗口走到书架那里，随后又折回来，就站在这沙发前冲着我妈一字一板地说：‘不是误解，我就是有倾向性。’当时他就这么说的，‘其实，你也卷进来了。’他说，‘真见鬼，这么好的片子不让演，主席有了批示还不让演、不让看，难道这仅仅是文艺理论上的分歧吗？我要

问这种人，你是反对这部片子，是反对工业学大庆，还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我妈吓得慌忙关上前窗，回过身来，压低声音说：‘行了行了，我是一片好意，听不听由你。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件事：听说你昨天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讲到学大庆，搞什么建章建制……市委牟书记已经知道了，他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说你在推行管卡压……’

“我妈还想往下讲，爸爸昂着头，大步走进了里屋，砰的一声带上了门。

“看得出来，当时爸爸的火气不单单是对妈发的，可是从此这两位老人却格外地分生了。他们个人在想着个人的心事，个人在干着个人的事情。我真想劝说几句，可是作儿女的在老人的事情上又很难插上嘴。他们之间的僵局，一直延持了一个多月。还是我王大爷——噢，就是机关党委的王书记——到家来进行一次调解，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才有了一些缓解。

“表面上的缓解是很难持续下去的。进了四月吧，有一天我妈回到家，一进屋就忧郁地对我爸爸说：‘我明天出门儿，和乔里一起走，深入生活去。’

“妈妈说的乔里，就是话剧团的乔叔叔，原来也在部队的文工队，和妈一同转业的，现在作导演工作。

“爸爸说：‘好哇，你们是应当下去了。整天坐在屋里锤什么路子，突出这个，陪衬那个的，那一套三什么玩意我也说不好，你们这样搞，能写出好东西？’他又问：‘去多少日子？’我妈说：‘一个月。’爸爸说：‘时间这么短，还不是蜻蜓点水？’我妈说：‘任务紧，两个月拿出本子，六月末就得和观众见面了。上级说，这是为了配合未来的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爸爸愣了一下，随后问：‘什么大的政治运动？’我妈说：‘具

体的还不清楚，这是牟书记跟我谈话的时候透露的。你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你怀疑吗？人家是通天人物，没有充分的根据，他是不能随便讲这话的。”我爸爸冷笑了一声说：“鬼晓得他通的是那个天！”我妈忧虑地说：“这几年，你吃亏就吃在这个上头了。我要告诉你：我这一次去的地方是龙河煤矿。”我妈把“龙河煤矿”几个字说得非常重。

“爸爸一听妈去龙河，很兴奋。他说：‘去龙河好。冯海在那当书记，你见到他，一定代我问好。’”我妈说：“这么说，你真跟那个冯海挺熟悉？”爸爸说：“怎么，你对他不是更熟悉吗？”我妈没有说什么，她困惑地看着爸爸。我爸说：“怎么，你忘了吗？解放重庆以后，你编了一个秧歌剧《开路先锋》，那里面歌颂一位爆破英雄，不正是你采访了冯海以后写的吗？我还记得，这个戏是乔里导的；冯海当时在六连。”“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他呀！”我妈说，“市委牟书记指示，这次主要以他为模特儿。”

“爸爸点着头说：‘是个好同志，有写头。’”我妈皱了一下眉，说：“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次要从他身上获得一些素材，可是目的是为了塑造反面人物……”爸爸听到这一愣，忙问：“反面人物！为什么？”

“我妈把声音放低了一些，神秘地说：‘牟书记特意把我们找去，吃了一些小灶，有很多新精神。上级指示我们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

“爸爸非常严肃地说：‘我问你，什么样的人走资派？’

“我妈说：‘听说这个冯海落队了，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目前干了很多只有走资派才能干出的事。’

“‘不可能，太不可能了！’当时我爸爸这么说，他连连地摇着头，‘上个月我还到他们矿去了一趟。龙河，我清楚，我

正在抓这个点。一连三年了，他们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指标，他们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贡献的……’

“我妈说：‘说他是走资派，也正因为这一点。’”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爸爸就坐在何师傅坐的那张沙发上，听到我妈的话，他激动得一股身站起来，冲着我妈说：‘我不懂民主，我真不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用这个去配合未来的一场政治运动，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啊！’

“我妈当时也很激动，她说：‘我知道你不懂，因为你欣赏他，你自己也在这么干。市委里已经有了传言，说冯海有后台，我必须告诉你，连牟书记都有这种看法。这后台究竟是谁？虽然没有人公开点出名来，可你是工交办的主任，我不能不想到你。再说，你把龙河当正面典型去树，牟书记要把龙河当反面典型去批，这背后隐藏着什么你没有察觉到吗？你看不出对你来说是一种信号吗？老杨，我觉得这绝不是我的多疑、多虑。一般人听到这些话，也许不会去更多的想什么，可是谁叫生活把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了呢？我不能不想。其实，我知道，你在走什么路，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左右你，可我担心，我担心的是那最后的结局，不要落个老吴的下场。’

“我妈说的老吴，就是指财贸办副主任吴之平同志。吴主任的遭遇咱们都知道，就因为顶了他们，闹得撤职、反省，让他们折腾得胰腺炎复发了，几乎家败人亡。我爸爸一听提到了吴主任，非常气愤，他说：‘那也好嘛，我和老吴一块去找马克思去，我坚信，马克思会接见我们。’

“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了。第二天一早，我妈临上车站的时候对我说：‘子江，你不小了，应该懂些事了，如果你有机会遇见牟书记，要主动地跟他说话，嗨，出个门儿心也不能安稳，如果你们都能随和些……’她没有把

话说完就走出去了。

“我理解，妈的话虽然是对我说的，却是给爸爸听的。我得承认，那时候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我敬佩爸爸的倔强、刚直；同时，想到吴主任的遭遇，对妈妈的不安、忧虑和为了全家命运而奔波、操劳，在我心里产生了一些同情和怜悯。”

“实话实说，”杨主任笑了起来，“怪不得那时候你一言不发，没个态度。我说你骑墙嘛，你当时还不认账。”

“认识事物总得有个过程，”儿子笑了笑说，“后来，我的态度不是很明朗吗？”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秀秀回来了。她手里举着的，却是一个空瓶子。

“我算完不成任务了，”秀秀说，“酒又卖光了。取货的车还没回来，可能是让游行的队伍给堵住了。全市的人好像是经过研究了似的，今天夜里都买酒。”

“这可是太遗憾了。”老主任惋惜地说。

“不不，子江讲的，比酒还助兴。”何师傅说，“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噢，不是我家的，是厂子里发生的事。子江和小赵也知道。‘四人帮’真是祸国殃民、真是祸国殃民！”

“是啊是啊，家庭、社会，都有斗争，而且常常有他们的共性。”杨主任看了看表，“哎哟，快到八点了。子江，快把电视机搬到这个屋来。”

电视机搬过来，调节好了，不多时荧光屏上出现了沸腾的首都。人海、旗浪、歌潮；焰火、鞭炮、口号。一张张笑脸在花丛中闪过，喜泪在老工人的脸上流淌……欢腾的洪流从四面八方方向天安门广场涌来。

“真热烈！”

屋里的人同时喊出声来。